



UR
4997
11



1997
11

三國志

魏 十七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
姓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
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
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

晉 平陽侯相陳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昭和六年二月八日寄
市島謙吉氏贈

三國志

魏書卷之七 張遼

一

李

三國志 卷之十一
布為呂布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
太祖破呂布于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賜爵關
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
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
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
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
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
遼為說太祖神武左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
乃詐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
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

徇

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
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
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
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省趙國常山招降綠
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
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
為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
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
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
于蹋頓

傳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詐天下之會也
今天子在詐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詐據之
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
遂行也

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
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營盡
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入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
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
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
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

其衆就蘭轉入瀟山瀟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
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
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
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諸
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
節太祖旣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
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悝番函邊曰賊
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
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
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此救至被破我必矣是

自

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
 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
 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
 日大戰平且遠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
 將大呼是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
 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遠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
 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
 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
 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
 自且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

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
 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
 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羣帥不和
 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
 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
 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
 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
 異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
 夫

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遠戰處
 歎息者良久乃增遠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
 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遠及諸軍悉還救仁遠未至
 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遠與太祖會摩陂遠軍至太
 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

魏書曰王賜遠帛千匹穀萬斛

分封兄況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遠還屯合肥進
 遠爵都鄉侯給遠母輿車及兵馬送遠家詣屯勅遠
 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築
 之文帝踐祚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

一本篤遠作
 遂篤

黃初二年遠朝洛陽宮文帝引遠會建始殿親問破
 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虎也為起第
 舍又特為遠母作殿以遠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
 為虎賁孫權復稱藩遠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
 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
 遠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
 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遠乘舟與曹休至
 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
 之是歲遠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遠病篤遂薨于江都
 帝為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遠典在合

瓜

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遠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遠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為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為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于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眾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

率

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為督奮強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眾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為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宗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

縣

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
逃入海島海濱平荆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荆州
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郡山谷蠻
夷請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大皆大
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
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
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
謚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
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曰愍侯子
肇嗣

樂綝

于禁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眾
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請為都伯屬
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
拜軍司馬使將兵請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
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
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
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
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眾遷平虜校尉
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定降張繡繡復叛
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

三國志

魏書

卷

于禁

勒

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
 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
 十餘人被剝裸走禁問其故曰為青州兵所劫初黃
 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為畧禁怒令其
 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為賊乎乃討之數之以
 罪青州兵遽走請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
 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請公辨之禁
 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且公與
 明諸訴何緣徐鑿堊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
 悅謂禁曰消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計暴

機

輕

騎

十

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
 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
 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睦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
 袁紹紹兵盛禁願為先登太祖壯之乃遣步卒二十
 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
 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
 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
 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
 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
 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

如此執法
何為降

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
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
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
舊請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降當送請太祖禁曰諸
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
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決隕涕
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治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請吾而
歸禁豈非命耶益重禁

臣松之以為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為
違命禁曾不為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

加

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為降虜死皆惡謚宜哉

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
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
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
遂斬蘭成增邑一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
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為
軍鋒還為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
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
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
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為

三國志

卷之二十一 于禁

禁部下督眾皆震服其見憐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誅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策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嘆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如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眾禁復在吳文帝踐祚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顛頓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

龐惠

官以祭之國以辱之

張郃

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于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狐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况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外咎其復禁等官拜為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諷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蓋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謚禁曰厲侯張郃字儁乂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

於官渡

漢晉春秋曰郗詵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詵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詵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詵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詵曰詵快軍敗出言不遜詵懼乃歸太

祖

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衆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為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然後歸太祖為參錯不同矣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術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計柳城與張遼俱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

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陽秋與夏侯淵討
 郵賊梁興及武都氏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
 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寶茂太祖從散關入漢
 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
 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
 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為備將
 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
 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
 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
 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

郭淮

魏畧曰淵雖為都督劉備憚命而易淵及殺淵備
 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為邪

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
 郭淮乃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
 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安
 陣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
 節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
 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為左
 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鄉侯詔葛與曹真討
 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

郭

郃

侯尚擊江陵郤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瑯明帝即
 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
 至祁山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郤位特進遣督
 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郤
 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郤皆
 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
 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
 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
 郤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
 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

甲注

郤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郤遣南北軍士三
 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郤因問郤曰遲將軍到亮
 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懸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
 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郤晨夜
 進至南鄭亮退詔郤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郤識
 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
 憚之郤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甲湛經明行
 修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
 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勦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
 意今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郤督諸將西

勒

至畧陽亮還保祁山郤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郤右膝薨

魏畧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郤追之郤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郤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郤髀

謚曰壯侯子雄嗣郤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郤戶封郤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

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說奉令歸太

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

授晃兵使擊卷卷音蹇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

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畦固於河內

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

偏將軍與曹洪擊潁疆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

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

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

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降於太

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

言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二十一 徐晃

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

急一本作擊

渡蒲坂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急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隴。糜泝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犢。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

又

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見助，曹仁討關羽屯定，會漢水暴隘，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見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見，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見臥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見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見，賊圍頭有屯。良、別屯四冢，見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

夜美助氣
塵壘一新

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見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見振旅還摩陂。太祖迎見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見，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見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即王位，以見為右將軍，進封逸鄉

鬼書一 徐見

疾及踐祚進封陽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即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侯先為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効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謚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為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

朱靈

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為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郤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耶遂力戰拔之生擒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緩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

傳

三國志

魏書

卷七

十七

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
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郤禹中分
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
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
必如所云也文帝即位封靈郤侯增其戶邑詔曰
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
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
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
封郤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
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

薨謚曰威侯子術嗣

誦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爲先于禁最
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爲稱樂進以驍果
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
遠徐晃之備詳也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十八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麗閣傳第十八

李典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憫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

穎

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頓陰，令為中郎將，將整軍。

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

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

典

入

壺

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互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

三國志 魏書 卷之六
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與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不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於遼破走。權增邑百戶。拜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謚典曰愍侯。

私

祚

李通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魏畧曰。通小字萬億。

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拜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請太祖於許。拜通振威中

以愛士而拜盜

三國志

魏書 卷之六

三

牧

袁

從一而終
須作是見

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
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為先
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
為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
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收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
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
阿與為親交太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
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
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凶可立而待也不如亟
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

群

入

盛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
送印綬詣太祖又擊郡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
其眾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
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
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眾擊之
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
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
文帝踐阼謚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
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
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

城又有功世篤其勞其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胄有儔才為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得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誡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勅正當爾不侍坐眾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

不得已之下世說注有去字

連一作達

以不該時事不論人物為至慎即狂如嗣宗亦以慎目之可謂卓見

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入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秉子重字茂曾少

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為右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因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

臧霸字宜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

吳敦
尹禮

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眾霸為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翁毛暉為將兗州亂翁暉皆叛後兗州定翁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

孫觀
孫康

季興徙郭
宗族焉
三年于郭
爲此

武周

言曰太祖太祖歎息謂羈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翁暉爲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羈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羈等會賀羈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郭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與觀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羈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羈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

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諛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兵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

三國志

魏書

七

純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

魏畧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吳敦名贖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

聽不霸耳若假無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

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謚曰威侯子艾嗣

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為黃門郎歷位部守

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謚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

霸一子舜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

識贊時宜也

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
薨于毓嗣亦至青州刺史

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
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
與霸俱戰伐觀常為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
羈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
遣子弟入居鄆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
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為流失所中傷左足方戰
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

文聘

當為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友表
歿其子琮立太祖征荆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
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
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荆州以
奉國家荆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
於孤弱歿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
悲慟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
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
備於長坂太祖先定荆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

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
文聘著垂泣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
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

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兵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
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荆城文帝踐阼
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
只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
孫權以五萬眾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
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

一紙書賢
十部從事
又不如一
枕夢勝十
萬甲兵音
哉

魏畧曰孫權嘗自將數萬眾卒至時大雨城柵崩
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
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
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
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
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畧此語
與本傳反

增邑五百戶拜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
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為列侯
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謚曰壯侯岱又先亾

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禹爲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騁

呂虔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吳毋等作亂與昌稀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吳毋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吳毋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

孫

中叻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疆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安躬擐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穎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卽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

王解

危

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每欲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存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爲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爲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爲晉王司空荀顛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三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爲太保封睢陵公泰始四年年八

繼繼

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係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

許褚

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

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
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
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
以衆歸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
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
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
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
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
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卽擊殺他等太祖
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

忠

一作岍

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
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坻斷後超將
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
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
船船重欲沒褚斬繫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
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
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
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
是褚乃聞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在太祖顧指褚褚
瞋目眦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

問

三國志

魏書

褚

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
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
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
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
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
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
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
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
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
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

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
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劔客也明帝卽
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謚
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
督徵道虎賁大和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
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
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
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侯者門開懷匕首
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

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為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為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於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擦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

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眾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常先登陷陣遷為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飲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太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及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

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义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歿傷者畧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矇目，大罵而歿。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任舞陰，聞韋歿，為流涕，墓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為郎中車駕。

問

位

龐德

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為司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以滿為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德字令明，南安狃道人，也。桓帝少為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畧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德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德為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魏畧曰：德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眾人皆言援歿，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德晚後於韃中，出一頭，繇視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

魏書六 龐德

六

賊也卿何謝之

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德復隨騰
征之破白騎於兩穀間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
後騰徵為衛尉德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德隨超
入漢陽保冀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
漢中德隨眾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
門亭侯邑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死叛德將所領與
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
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

魏畧曰其從兄各柔唯在蜀

成何

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
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
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德屯樊北
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
德與諸將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堤
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
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且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
矢盡短兵接戰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
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
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德與麾下將一人五伯

矢

衛

典會

二人彎弓傳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矢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謚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蠲絕服隕身衛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馬謖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文風官至中尉將

軍封列侯

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德屍喪還葬鄴冢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德死於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德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涓

龐涓字子異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涓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七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三國志

魏書八 龐涓

六

張猛

魏畧曰猛兵欲來縛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
 爲罪此人以至忠爲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
 義之士邪遂使行服 典畧曰張猛字叔威本燉
 煌人也猛父眞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
 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爲功曹是時河
 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
 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
 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
 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其之
 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執兵

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
 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
 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
 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
 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
 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
 遂乃反其攻猛初眞爲武威太守時猛左在孕母
 夢帶眞印綬登樓而歌且以告眞眞占夢者曰
 夫人左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平及猛被
 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在知豈使

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
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消棄妻子
夜踰城出圍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
消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
已陷揖歿消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
太祖聞之辟為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
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會嗣初消
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消舅兄弟三人同時
病歿壽家喜消毋娥自傷父讐不報乃婦車袖劍白
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

麗娥親

尹嘉

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
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賞刊石表閭

皇甫謐列女傳曰酒泉烈女麗娥親者表氏麗子
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
殺娥親有男第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為備會遭
災疫三人皆歿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
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
親子消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
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
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

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傲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入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疆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其日月者也。李壽不滅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第早成，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

淨

如此昭灼
壽不奔
天也

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沸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在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何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比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

親迺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掩其喉反覆盤旋應
手而倒遂拔其刃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
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
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歿
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
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
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
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逆歿非妾本心
今讐人已雪歿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
萬歿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

周洪

劉班

張奐

梁寬

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
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所逃乞就刑戮隕身
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
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
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
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
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
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爲父
母之讐不與其天地蓋男子之所爲也而娥親以
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讐黨之凶言奮劍仇

頸人馬俱摧塞。匹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來，未之有也。諺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

逐

張恭

禍為福之諺也。不然，今為戮矣。溫偽詐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且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存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宗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

蘇就

就至酒泉為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
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
而贊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
李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衛之耳願不以下流
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
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為首尾之援別
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
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
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
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

張華

拜西域戊巳校尉數歲還將授以待臣之位而以
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
就後為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張敦

世語曰就子敦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為
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
敦收濬從事列上由此召敦還帝責敦何不密啓
而便收從事敦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
猶以為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敦子固字元
安有敦風為黃門郎早卒敦一本作敦魏畧勇
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賓碩

相

呵

孫賓相

難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龐閭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今列賓碩等三人於後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相帝時常侍左館唐衡等權侂人主延熹中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阿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勅外為市買息又啓云左館子弟來為虎豕非德選不足為特點買返隨中舍萊

趙息

通

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饌謝尹息又勅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箋記為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為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為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為涼州刺史於是衡為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為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

加 氏一作衡

政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為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前簷，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怨，則當以人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毋，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宜來入。

楊阿若

拜乃出，延岐入，推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以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尉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為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岐在南為行喪也。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遊俠，常以報讐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

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
 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眾得千
 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為不義乃告
 揖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
 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急豐不與邑同乃重
 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
 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為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
 為揖報讐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眾得千餘騎從
 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
 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為東大兵到

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
 繫我頸今反為我所係云何昂謝斬豐遂殺之時
 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
 中河西與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
 義勇詔即拜駙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鮑出
 字文木京兆新豐人也少遊俠與平中三輔亂出
 與老母兄第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
 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
 成持歸為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
 而敵入賊數十人已畧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

三國志 魏書 卷之六 和洽 三

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
畧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
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袵
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
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
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
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
母與比舍姬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
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
母比舍姬獨不解逢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

小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姬此我嫂也
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持侍客南陽建安五
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
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
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
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
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
於今年八九十才者五六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
顏回以爲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祝
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

懼

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摧討逆節可謂勇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藏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德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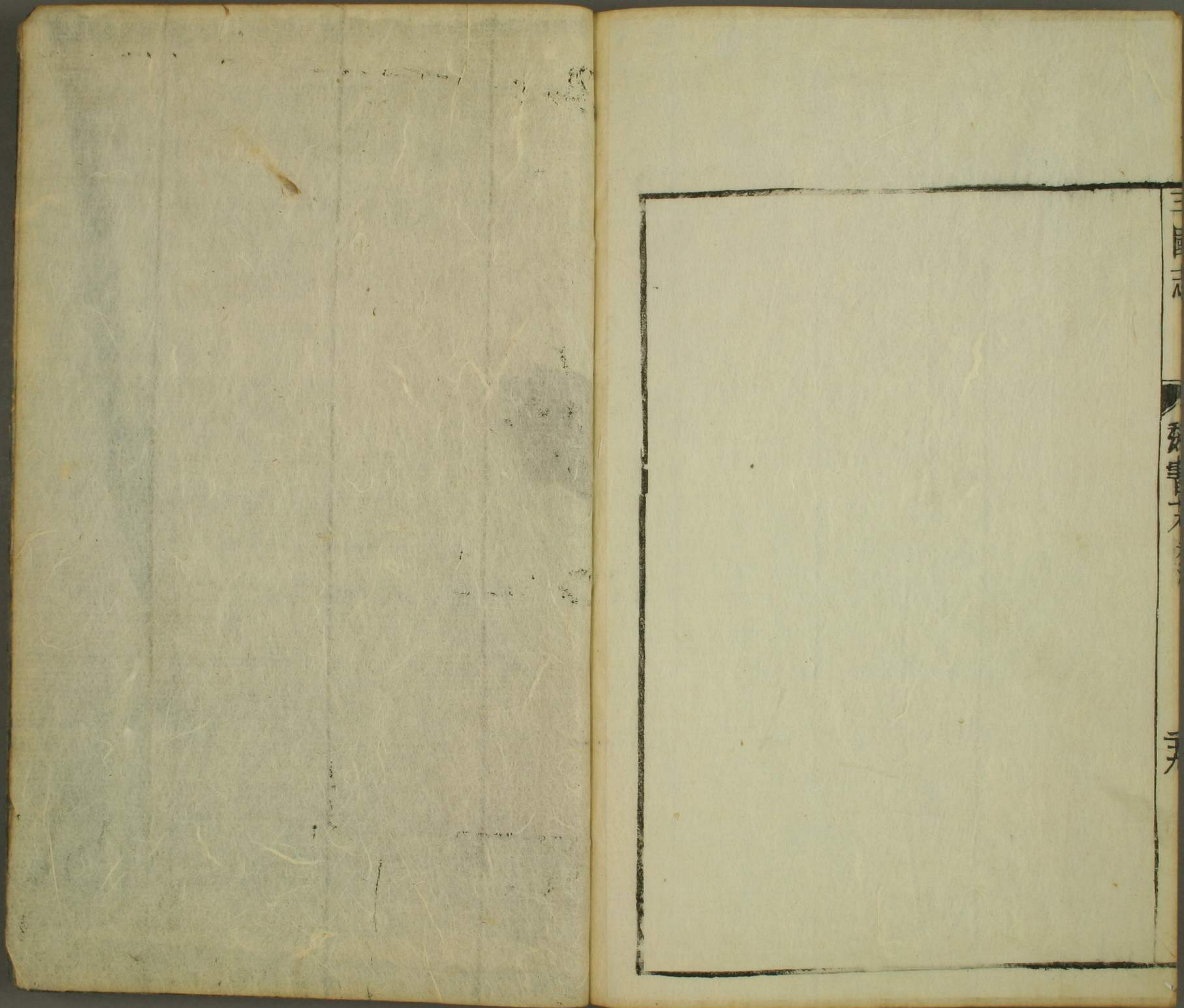
伏劍而誠感隣國閭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三國志

三國志

鬼書八和洽

三



三
國
志

魏
書

三

